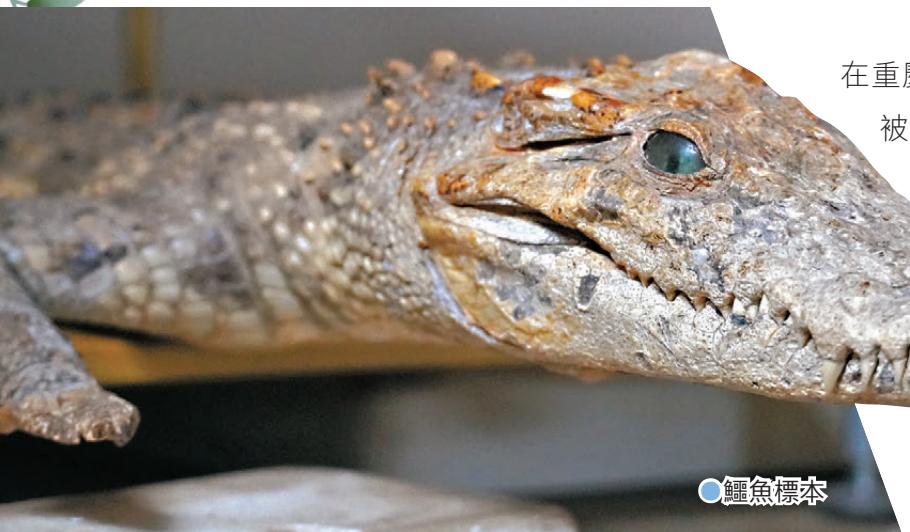


七旬老人唐安科40餘年探索 讓6000生靈成為「觸手可及」陪伴

標本爺爺建客廳動物園 以無毒之法留萬物生姿



●小熊貓標本



「你看這隻小狗，是我25年前用乾式標本技術做的第一隻動物標本，現在摸起來還是軟軟的，一點異味都沒有。」採訪當天，唐安科從書櫃裏小心翼翼地抱出一隻棕色的小狗標本，輕輕拂過它的毛髮。談起自己的標本，他自信且聲音洪亮，「我做的每一個標本，都是用自己獨創的技術，不切開腹部，不使用甲醛、砒霜，整體保存，絕對無毒，大人小孩都能放心觸摸。」

在唐安科的鼓勵下，香港文匯報記者也嘗試用手觸碰標本的毛髮，標本並不僵硬，反而帶着幾分柔軟的質感。唐安科說，「很多人對標本的印象還停留在博物館密封的展櫃裏，隔着玻璃看，還能聞到刺鼻的味道，但我想做的，是能走進日常生活的標本，是能讓人觸摸、讓人感受，能真正陪伴在人們身邊的『生命延續』。」

柔軟無異味「無害」專利在家誕生

提及傳統標本製作，唐安科搖了搖頭，語氣中帶着幾分無奈，「老法子就是『一刀切，百毒侵』，做動物標本時，要在腹部切開一道長長的口子，把內臟、肌肉全部剝離，只留下一張皮囊，然後用甲醛和砒霜浸泡、塗抹，進行防腐防蟲處理。這種標本最大的問題就是有毒有味，只能密封在玻璃櫃裏陳列。」

說話間，唐安科拿起一隻巴掌大的竹鼠標本，遞到記者面前。這隻竹鼠渾身覆蓋着濃密的灰褐色毛髮，四肢蜷縮，尾巴自然垂落，「你湊近聞聞，一點味道都沒有吧？」他笑着說，「要是用傳統方法做，這隻竹鼠早就有刺鼻的甲醛味了，而且存放時間久了，毛髮會脫落，皮膚也會乾裂。」

唐安科坦言，最初轉行做動物標本時，他也沿用過傳統方法，但每次製作時，刺鼻的甲醛味都讓他渾身難受，「我當時就想，為什麼標本不能是無害的？為什麼不能讓它們走出書窗，走進人們的生活？」

從那以後，唐安科的家裏就變成了他的「實驗基地」。陽台上架起了烘乾箱，書桌擺滿了各種特製的工具和試劑，牆角堆着厚厚的生物書籍和實驗紀錄。失敗數次，就重新查閱資料，調整試劑比例；遇到難題，就登門拜訪相關領域的專家，虛心請教。經過無數次的摸索和試驗，唐安科終於研發出了無甲醛、不用浸泡的乾式標本技術，徹底打破了傳統標本製作的局限。

「我做這種標本，不用切開腹部，也不用剝離太多肌肉組織，而是通過肛門這個天然孔道把內臟取出來，這樣就能保證動物身體的完整性。取完內臟後，要先用特製的防腐試劑進行內部塗抹。」唐安科說，製作一件寵物標本，至少需要一個月時間，根據標本的大小和複雜程度，定價在千元左右。

唐安科的書櫃裏，整齊地擺放着《動、植物標本塑化製備方法》《生物標本包埋前的處理方法》等5項國家發明專利證



●「標本爺爺」唐安科

書，紅色的證書封面格外醒目。而在這些專利證書的旁邊，就擺放着那隻陪伴了他25年的小狗標本——這是他用乾式標本技術製作的第一隻動物標本，也是他技術革新的見證，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它還是這麼完好，毛髮沒有脫落，也沒有發霉，沒有任何異味。」

自費採集標本 每月花費數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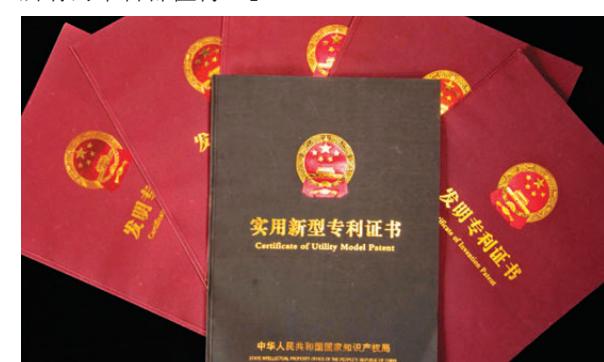
起初，唐安科的標本來源主要是個人採集和自費購買，為了尋找珍稀的動植物，他幾乎走遍了西南地區的山山水水，「我經常背着背包，帶着採集工具，去雲貴川，還有重慶的城口、開州、萬州，尋找各種珍稀的動植物。」

但採集標本並非易事，尤其是昆蟲網的標本，更是難得。為了收集這些珍貴的標本，他每月在標本製作和採集上要花費數千元，「我的退休金基本都用在這些東西上了，有時候家人也會不理解，說我一把年紀了，沒必要這麼折騰，但我不後悔。」

千里送愛犬遺體 延續「家人」陪伴

隨着唐安科聲名遠揚，他的標本來源也多了一個特殊渠道——社會捐贈。附近養殖場的朋友、鄰里街坊，常常會把因疾病或意外死亡的動物送來，希望他能讓這些生命以另一種方式「延續」；更有許多素不相識的人，通過網絡輾轉找到他，寄來自己心愛的寵物，希望能通過標本製作，讓已逝的寵物永遠陪伴在自己身邊。

唐安科回憶，有一位來自四川峨眉山的網友，愛犬陪伴了他十幾年，愛犬去世後，他特意駕車數百公里，把遺體送到重慶，託付給自己。「他說，這隻狗陪他走過了人生中最難的日子，是他最重要的家人，希望能通過標本，讓愛犬繼續陪着他。」唐安科說，為了不辜負這份信任，他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製作這隻狗的標本，每一個細節都精益求精，「製作完成後，這位網友來接標本，反覆說着『謝謝』，那一刻，我覺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。」



●唐安科的乾式標本技術獲得5項國家專利。
香港文匯報重慶傳真



●唐安科向記者展示他製作的蜥蜴標本。



●書櫃中陳列着發明專利和唐安科製作的鳥類標本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
記者 張蕊、孟冰 重慶報道
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冰

十年公益展為孩子打開自然之窗

「唐爺爺，唐爺爺，這隻蝴蝶真的死掉了嗎？為什麼它還像活着一樣，翅膀這麼漂亮？」「唐爺爺，這隻小浣熊的爪子好可愛，它平時喜歡吃什麼呀？」「唐爺爺，我能摸摸這隻蜥蜴嗎？它會不會咬我呀？」

在重慶市沙坪壩區一所小學的展廳內，72歲的唐安科被一群嘰喳的孩子團團圍住，孩子們仰着稚嫩的臉龐，眼裏滿是好奇，一個個問題源源不斷地拋了出來。唐安科沒有絲毫不耐煩，他微微俯身，放慢語速，用溫和的語氣一一解答孩子們的疑問。這樣的場景，在過去十年裏，已經重複了46次。

46場公益展走進校園社區

唐安科放棄了安逸的晚年退休生活，執着地將家中6,000餘件標本變為「流動的自然課堂」，帶着它們走進中小學、社區、鄉村，舉辦了46場公益展覽。

說起舉辦公益展覽的初衷，唐安科的眼神變得溫柔起來。「十年前，我偶然接到南渝中學的邀請，讓我帶着標本去學校舉辦一場展覽。」唐安科回憶道，為了這首場展覽，他做了足足一個星期的準備，精心挑選了200件最具代表性的標本，有色彩斑斕的昆蟲、栩栩如生的鳥類、形態各異的植物葉片，還有幾隻小巧可愛的哺乳動物標本。

展覽當天，展廳裏擠滿了孩子，孩子們圍着標本，好奇地打量着、討論着，臉上滿是興奮的神情。有一名初中生，盯着展櫃裏的翠鳥標本看了很久，眼神裏滿是驚嘆，嘴裏忍不住感嘆：「原來翠鳥的喙這麼長、這麼尖，課本裏說牠能瞬間刺入水中捕魚，現在看到標本，我終於相信了，太神奇了！」也就是從這場展覽開始，唐安科萌生了舉

辦公益展覽的想法，希望帶着這些標本，走進更多的學校，尤其是偏遠山區的學校，讓更多的孩子有機會接觸自然、感受自然的魅力。

「觸摸標本的認知比書本深刻」

在舉辦展覽的過程中，唐安科發現，很多孩子對「死亡」存在恐懼心理，看到標本時，會下意識地躲開。為了消除孩子們對死亡的恐懼，讓孩子們正確認識生命的輪迴，唐安科特意創新了展覽的互動形式，設計了「生命輪迴」主題展區。他將毛毛蟲、蛹、蝴蝶的標本並列陳列，用實物向孩子們演示昆蟲的完整發育過程，讓孩子們明白，生命雖然會結束，但會以另一種形式延續。

他還打破了「標本只能看不能摸」的常規，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允許孩子們用手觸摸一些無毒無害的標本，「我覺得，觸摸帶來的認知，遠比書本上的文字更深刻。」

而隨着標本數量越來越多，唐安科家裏也變得越來越擁擠。6,000餘件標本塞滿了全家，沙發上、櫃子裏、牆角邊……隨處可見形態各異的標本，連走路的地方都變得狹窄。

最近，一家專營兒童研學的商業機構主動找到了他，提出了合作的想法，希望能將他的標本納入研學項目，打造「自然課堂」，讓更多的孩子通過這些標本了解自然、親近自然。「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我激動得一晚上沒睡好，困擾我多年的難題，終於迎來了轉機。」唐安科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，「我今年七十多歲了，最大的心願不是名利，而是讓這些精心製作的標本，能夠展現在更多喜愛它們的人面前，尤其是讓孩子們看到，讓它們發揮更大的價值。」

紙上草木 奠定標本師「形準」之路

在轉向動物標本製作之前，唐安科曾長期從事植物科學繪圖工作，這段看似不相關的經歷，為他後來的標本製作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，也讓他養成了嚴謹細緻、精益求精的做事態度。

1978年，唐安科進入重慶師範學院生物系，成為一名植物學實驗員，並協助學校參與《四川植物誌》的編寫工作。他經常泡在實驗室

裏，對着植物標本反覆觀察、比對，「植物的形態很複雜，不同的植物，葉片的形狀、花瓣的數量、果實的大小都不一樣，哪怕是同一種植物，不同的生長階段，形態也會有差異，所以繪圖的時候必須格外細心，不能有一點差錯。」唐安科說，「有時候畫錯一筆，就要重新畫，一幅複雜的植物插圖，往往要畫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。」

在隨後的幾十年裏，唐安科先後參與了《四川植物誌》《四川蔬菜品種誌》《中國蔬菜品種誌》等多部著作的插圖繪製工作。在數碼相機還沒有普及的年代裏，他用畫筆記錄、探索自然植物。也正是因為有了植物繪圖的基礎，他在製作動物標本時，才能更精準地把握動物的形態結構、肌肉線條和毛髮分布，讓每一件標本都栩栩如生。



●特稿

製作中的植物標本。